

年特選 人行發 額大一版出日今 號五七四一第 刊創日一十月一廿七十二國民華中

可許驗化署生衛央中

功專治沙眼病紅功白效雲神藥速
重慶森林路三牌二九坊七號

請注意附設醫藥諮詢部有問必答

聖特膚宜季可驗署衛
藥效病皮咸四許化生

濫脚奇癢
瘡癩疥疹
膿泡丹毒
以及各種
流行性湯
熱濕症皮
膚病功效
偉大神速

總代理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永光明藥房
總經銷
重慶林森路一九七號
重慶關廟街中英藥房
重慶桂花街華都藥房

號十六路西陝：址地

風濕其藥

法服 治主

虎骨木瓜酒

平人每晨晚間臨睡時一二杯氣痰
鮮怡延年益壽病人每日三次每次
一酒杯量加倍不可過量功効如神

重慶森林二路九十七號永光明藥行

寒熱交作，日發一發，日發無何，則惡性壯疾，
中宵驚沸，起臥不寧，年未外，或時時發，恐傷
本，醫師謂以輕劑重投，求速愈，內治服一劑，見效，愈
愈。

大便腥澀，腹脹便結，紅壯，白壯，嘔水，數月，餘未
好，中西醫藥無效，保滋一劑，見效，數劑愈。

木脚痺，方專治痺，指節動，氣逆水腫，全身皮膚作瘡，
瘡不搖，瘡打打輕，一劑，效，重者數日愈。

治咳丸
順氣平喘

功效最大。藥到病除。
林森路三牌坊永光明
通遠門中一路濟生堂經售

調胃丸

健胃強身
特效聖藥
肝胃氣痛
一服即愈

DR.
ANNY
KAPILLER
HEIEN

謝卡安麗

主治：內科婦科
泌尿科
時間：午前九至十一時
午後二至五時
星期日
所：會津市七

一山臨江路轉

薛映暉

診所：重慶雞街口蜀德公司二樓

最後一天
決不續映

時間
日場三時起
晚場八時起
票價
一律五元
捐稅在內

本公司前以物資高漲收支失
本加票價奉重慶市政府轉
政院順肆第一九九五三號指
前船增爲充二角後八角
元又朝漑儲黃兩線票價前奉
夜航核
交通二

部長江區航政局監造字第九五七號訓令修訂長航票價仍遵照施行查儲奇門至黃沙溪上水增爲二元五角下水增爲一元八角朝天門至漁瀾溪上水增爲一元五角下水一元並經呈報市府備查在案敝公司各航線遵於六月一日起卽照新定票價實行特登報公告各客、華察是荷此啓

經濟部農本局平價售布
公告

查本局推廣手工織各地收進經土緯改良市布及帆布窄布等甚多遵照物資局規定平價發售凡各機關學校團體及各機關之消費合作社需用布疋者均可逕函本局或本局福生漁莊上清寺門市部洽購特此通告

女界良藥
大華當歸補血露
補血經水
調崩
療
爲婦女體弱
不妊之現代
有救星藥
各埠藥房均有代售

重慶西大街
寶山堂參茸號
專辦參茸
燕桂阿膠
歷有百年
人參
雪利米膏
專治一切
無特化止除
無比效利病
北平
同九
仁散
堂丹

想
生
造
林
運
動
救
國
最
好
多
栽
紅
檀
鐵
蔥
樹
秧
購買多數另有優待
接處打銅街永興隆
苗圃在鑄兒石梁村

平北
人壽參茸號
遷移
陝西街
二一九號
照常營業

強精補腎丸

聖健補兩強
劑腦血精腎

何氏保腎丸

專門腎病科醫師何子綬處方

特 點

藥性和平	四時咸宜	有病治病	無病強身
------	------	------	------

貧血體衰 四肢倦怠 面色萎黃 食慾不振 夢遺滑眩 心悸失眠

林燕路初永光明限有行
民族路中央大藥房
民權路中英大藥房
合龍縣陪都國藥局
白河縣大陸大藥房
黃桷灘力生大藥房

新川
 來夜
 唯
 訪粉脂
 堂建抗
 故雲白
 戲實
 民
 來鳳有
 泰國
 俠血鐵
 昇
 新校計

蒼
時元
之巨
宮
具
半時八
地
時內
新在
深地
地日
會
上
骨
時八
內在
攝一
片
骨
深主
室茂
茂屋
時五
時五
中時五

讀「文是一箇松林坡」後

北方的故事

塞巴諾夫作
裴德譯

「在『茶館』，只與松坡談話」這句語可以畫出林被上的人（一）；而「只要稍仔細一點」則可認出：那時時髦的華美小行員之輩，而是些什麼？——「主任」之號。而且只是沒有那個福澤享受的，道：「像我和好朋友一樣，還來不是一夜苦惱，更不知『松坡同志』這個名字模樣。」

待過問題了，的確，在林松坡議論得太久了。（約兩個月），不可說的消息，連該清小行員也有點；從他起不分紅額，照國家銀行付得過，有說：加薪車站上有說：轉帳辦事，有說：照常辦理舊規程的事實；衆商紛紜，莫衷一是，但每次會議的時候，仍然故套，使困因生活滋通重蹈人們不時是長吁短嘆的哀鳴，寫到了整個松林城。當值大姑的春天，登陸！良民亦共榮於天！」之時詠而已，大有既此致返的愁陰。

爲了加薪，曾遇到好多同鄉的聲音：

「我告訴你我若不加薪，他家幾生生活困難，得從地端隔遠往北來的，家人沒一個能生存，父親已經五十餘歲，已快入棺殮埋，已有母親兩姊妹，而前年才除家外戶能做什圖？」其後還有另第一株、大的不同二級，小的不過六歲，寧將你運來結婚，不然，生子……」

運動發生在北平，在那裏發生的是在天津，在那北國的曙光滿萬條都抹上一層彩霞的灰色，指出有一希望，以救急而出國上的目標和發現全中國人都很困難。

我們和英國人並排地飛船。他們全體都是出色的小伙子。他們的軍隊，還是從莫斯科到斯列夫拉夫的黃海，越發長非常要好。他們老五和相親我的拜訪者，次數之多超過了我的想像，我說了一個必要的每一天的拜訪不過是多一次彼此推讓的機會。

有一天比平常區服務的工作間，我們作爲根據地的空軍開始特別的角色，大風狂起了就我們和外界聯繫的電話線是和司令部海岸上阻擋德軍兵的兵艦觀察的。

正如幸福所誤，在這時候排上来的無經驗帶來這種一個消息是曾經見一條運油船停在港口。我們不知道怎麼把交通島要開闢迅速進港之來到對岸這座荒涼的小島，對於這些任務都有決定權。我們的任職各有法定放火燒掉油桶，阻止敵人卸卸。普雷尼爾和利維斯執任務。普雷尼爾和利維斯的職務報告給司令官官，但馬上便停下來了就是因爲那大駱駝這一架飛機駕着調不出來，理由是等暖度的了。

普治和克利斯各人派出了小隊飛機去。油輪獲准飛離，快速回泊位下了一陣小雨爆炸大概似地面下了。但是這樣不便動以嚴重的理由，理應幹，敵人的却和我行動，狂熱的燃燒下去點點。

從過去使命中，我看到現在克羅斯的地下室，準備用身體以身體

問的問題上，克利斯正站在樹的下面，一個男人在他的肩膀上，一雙鳥飛上去。他與謝爾干尼和子的腿去遠些來近，使人奇怪地不能相信他們的行動。克利斯正確確地從每個方面上界的驚訝的聲援。

「爲什麼？」飛行員說不恰何處？我過去時停停的。」

「從衆多這有疑義的必要。」克利斯回答：「我的疑心在我們的火雞沒有用過的地方，就已形成流行行。因此一個飛行員還有大膽，會對其表示意見的。」

「但爲什麼和他的火雞當風雨下來了？」普洛特哭聲所聞之下，」普洛特哭聲所聞之下，」

「如果那讀者以前先發了一口氣。」

「按照照例，」他說：「他將依照例要國責任行事。」

「普洛特主要以飽平時的熱心，追問道一點時，」

普洛特和克利斯在沉默中考慮這件事。兩個人都局部地決心想解決這個問題。

「好吧，」普洛特對我說：「讓我們再到那裏去！天哪。我們恐怕不能把牠拖到！我們至少可以把它弄到第一熱心！」他拉了一下，止住他去時，它竟折翼而飛。

「不要緊，」普洛特，「不用。事情做半點沒有什麼用處。」

「但我願得我該怎麼辦？」普洛特低頭地說：

「把我們這個支隊分開去！你明白我不能夠那麼做。不定什麼時候我們又會得到另外的命令的。」

「很好，」克利斯說：「她起身來爬上她的飛行衣。『你曾在飛機場，』我來解決她這問題。『你意思是和你的孩

後，我從他的臉上看到對於這個計劃還有多少信心。

「我要把那隻滑鼠抓一隻，使它片畢不講只剩下一段兒氣！」普洛特抓牠的尾巴底端游動。

「你願意去嗎？」普洛特來問了。我站住了，道：「開着，但很快便發出一陣風把他打落了。」

當他到這月的地時，克利斯開始下降了。他隨着衝鋒槍了下來，然後，衝鋒槍似乎要供給燃料。他不不用知道普洛特在這時一定需要知道普洛特在笑著。但是，我還沒有来得及及思慮到我的友人的計畫力被這附近飛機的側影吸引了。德國機六架。

普洛特回身我們像象知如平時一般的放牧，不過無論如何別有六架敵機是短時間的，在我們這

普洛特的機器沒來得及察覺時，牠已超過一位上，跳便逃出來了。經過探險者剛到了的一條風景區，去。和預期的相反，克利斯並未受傷。克利斯地說道：「我們受到較新的夥伴的援助。」

「我一定知道牠們，」普洛特打發我飛到牠們，」普洛特在幫手普洛特說。

幾分鐘之後，克利斯和謝爾干尼和子朋友友友地乘飛機去了。他們的朋友也替他們尋找。沒有一個提供幫助。我大聲地叫喊。但是我聽不到它的聲音。我把我克利斯的助手，年輕的加羅士彭，派去尋找。根據馬克恩。

「當飛機飛行時，克利斯和我談話。他打劫用他的槍殺傷了幾隻飛船。」

鞋，也是三四十元。中皮皮鞋，也是三百圓，托算是行風，當這通大風雨，連鞋子也僅僅過去罷了，還像個情願嗎？大家誰不引以為奇呀！此地人家竟只穿來送過嘴了罷，不該於林說的話，真覺可怕。

「留學日本的教員，這是事實，因為宿舍，原也沒有什麼可住，無非到前街台去步，要租屋是難起來，叫人到怎麼會找到呢？」不過假一些借出前村昨晚的較好的看，那才聽方園的干衣、靜靜的頓河、宜寧姬室。」

都已經無聲停頓先！」

我想到於林被的人，多數只得使努力讀書，學習，他們的程度，除少數外，都還好，宜寧姬室也說起不良嗜好，似要劣的地方少。（據個人的觀察。）

顯然，這於被不壞的地方，不遠太多，這正如在全國於林的丁項苛捐與市的傳說說：『還有更大的「五教」在審判。」希生路有多多教文書，能比那些更「五教」的一切，許多事蹟，便真正在虛傳的人，有所蘇慰；那時我們需要一個「雷」，雷聲使你服用一個巨大的雷，直達天國的斷折整壓一切，一切真正在麻痺的人不但不能修養，那些在我感醒與「五教」的一切口

宣、十八、於於林被。

子們。」

「不是的。」夏利斯基說道。「我將獨有一個云，不使你留在上，新找跟我，帶戰線是達到了解熱的，你如果願意你自己已經任勞了。」他舉了一句。「一再已把他的衣服完全弄亂了。」

「也來幫助說明仔細的計劃吧！」

但夏利斯基也不應答，黃帽裡轉來給我一個道命書，準備調動脫去其事務說：

十分鐘以後，我們已在空中向低空飛去。」夏利斯基低低地奔來。」我們繼續滑流緩慢的灰色，在那邊海洋和天空分界出來，因為我們不肯死在病榻裏的那兒，於是我們作。

沒有得及與凱撒之前，一雙四眼，眼淚滴到臉，直到他對油缸的去掉。我來到他的如何的放進入我，我還是未定的情形盡來，明因海軍打劫，以便使他，我們海軍結了。但我不能設法以接交完了，因為現在戰爭的規則開始了，差不多同時地將軍事結束於此，並因而下場，其中一個倒彈滿船，投擲後炸彈，溫暖的浪吞食了海口。」

當下我們已換的時候，凱撒的軍隊我們可看到火光的明亮或成雲頭。油缸在懸空了，把我的眼光照這個平光亮現的現象上，中間，我看到凱利斯勒的一處風，」在復舊物的動作。凱利斯似乎已不能動作。凱利斯似乎已不能動作。

如果你生傷寒

克

[illegible]

這「一點點」，因為是補益身體脫膠於那部動脈的管線，有和於血液循環，是偉大運動的源泉。一月一陣陣雨，潮上冷水，可以以醫治，不飽而脹，入春過熱，則可免患了一陣大雨水，而且甚麼都了，但是我們抵抗力量上的損失呢？

初夏以後各機關早上上班後，但是午後又高起來了，退縮之處用汗流多，多在商店店台上蓋出來一條陰影，就覺爽快，高低不一，又有些第五期病者，暫時常帶記號，三、五天一星期也差不多停息了，每片天涼些，不但魚生肉片。

三天沒有什麼變化，一些情形很好，他做夢你跑去走起，可以預備出院，就是到五星期，住院一個月，大約幾月，才可以受人養人所能吃得消的藥；你生病的情形，最大年傷寒的人，以前有的，你在醫院中，可以看見不少的結果。（一個個『傳染病』）有的三個星期便出院了的，有一個半月還在床上的，有的大便有人害怕的，還有打針的年紀才四歲的小兒，連夜發冷地睡開胃工，使不要三四個月，現在醫院中，可說計較好麼？在病室裏，那些營養衛生問題，工作，像買牛奶等，也是極危險的一回事，他們做事很順利。

特教平風扇嗎？而你去躲身安全的目的地，不會缺少的盤子，你下食的抵抗力量，就是經過去的經驗。

假如因感冒一下，并發生在醫院一月之中，並沒有吃藥，從速洗你可信大多數疾病，不久會好的。如果在第四二期病的溫度，高一兩度，竟出汗很多，體力衰弱，胃口緩慢或低微之前，隨服用一種藥，如奎寧素，能消除其毒力，但此藥來後，想努力，飲食和休息，要青平的照顧着，不要受驚，對於戰術應付的努力，公平的對待，不加研究，是不行的，個人的發展，不可以作未來的發展的開始。

「對了！沒有印的地方透視到變態，是誰？」
「上帝豈非君權操縱。」這完全是偶然的事下去的，米諾達米志做了牠了。

「如此它沒有呢？」
「那樣的活靈活現社會執行他的計劃，你可以確定這一點：喝一口茶吧！」

我望一望兩個朋友，俄國人和英國人坐在最高的地方，彼此照映光輝，斯旺明奕奕的火爐，他在向著北牆掛捷克的盾間，我們最近最近的嗜好（『隱自莫斯科游覽』）

本報創刊至今，幸蒙 諸君愛護贊助，實深感慰。惟人自知，雖日在 讀者匡扶之下，盡其棉薄，時謀改善，但缺點仍多，舛錯難免。今其中央有整頓三風之舉，而本報亦決意循此方針，亟謀改革。爰特登報，籲請 讀者，予以嚴格檢討，給以全面批評，俾本報能在 諸君熱忱指導之下，達其改進目的。茲本此意，謹開批評項目如下，幸 賜瀏覽，並候 明教！

甲、編輯方針及全部編排，有何應興應革之處？

乙、社論專論，何者為好，何者為壞，缺點何在，毛病何在？

丙、通信特寫，其取材如何，寫作如何，何者未曾注意，何者似為多餘？

丁、新聞編輯，在取舍上，比重上，標題上，文字上，地位上，有何疏忽不當之處，有何足資學習之處？

戊、專頁專欄，何種為好，何種不好，何者應繼續，何者應刪棄？

己、一般四版，何日編得較好，何日編得其差，好差之處又何在？

庚、友聲外稿，有何可注意之事，有何可注意之處？

辛、其他種種，如有所見，亦希不吝指教！

薛沁芳診所

外南三
南大聯
大聯合
學醫院
牙醫
夏
耀
珊
牙醫
降
復
生

德國柏林大學醫學博士
內科小兒科專門醫師

診所：街（蜀德公司內）

地址林森路五十三號夏公茂二樓

電話四二一七八號

地址民生路(勤工局對)貳貳貳號樓上(治療部)

經濟小廣告

遺失棉十八集團軍三十一年度領用之二〇九號證章

茲於國曆五月二十八日夜接獲蘇夫君政局所發之聘書一紙除登報聲明作廢作爲無效外謹此聲明作廢另立新契將爲證
李雲仿啓